



草原牧歌 若水 摄

百灵鸟唱响的草原

□松杉

清晨的第一缕光,还未完全挣脱地平线的束缚,草原便已在一片朦胧的静谧中苏醒。没有城市里刺耳的鸣笛,没有街巷中嘈杂的人声,天地之间,唯有风掠过草尖的轻响,与一声清脆、婉转、直上云霄的鸟鸣,划破了这片辽阔的沉寂。那是百灵鸟的歌声,是草原最灵动的音符,是大地写给天空最深情的诗篇。在这片无边无际的绿色之上,百灵鸟的歌唱,从日出到日落,从春归到秋深,岁岁年年,不曾停歇,也让这片草原,有了灵魂,有了温度,有了生生不息的希望。

草原的辽阔,是一种足以让人忘却自我的辽阔。极目远眺,目光所及之处,没有山峦阻隔,没有楼宇遮挡,只有连绵起伏的草浪,向着天际线无限铺展,仿佛大地伸展最温柔的手臂,拥抱着每一个奔赴而来的生命。脚下的草,不是精心修剪的草坪,而是肆意生长的野性之美,高的可及膝,矮的贴地而生,青黄交织,深浅错落,混着不知名的野花,紫的、黄的、白的、粉的,星星点点散落在草丛间,不张扬,不艳丽,却自有一番质朴动人的姿态。风一吹,草浪翻滚,如同绿色的海洋泛起涟漪,带着泥土与青草的清新气息,扑面而来,深吸一口气,五脏六腑仿佛被涤荡干净,只剩下纯粹与安然。

就在这样的天地间,百灵鸟展开翅膀,扶摇直上。它不像雄鹰那般威武凌厉,直冲九霄,也不像麻雀那般琐碎聒噪,栖于枝头。百灵鸟的飞翔,是轻盈的,是自由的,是带着歌声的飞翔。它常常从草丛中蹿然跃起,翅膀轻扇,身姿灵巧,越飞越高,直至融入淡蓝色的天际,变成一个小小的黑点,可那歌声,却丝毫没有减弱,反而愈发清脆悠远,顺着风,传遍草原的每一个角落。那歌声,没有固定的曲调,没有刻意的雕琢,时而清脆短促,如珠玉落盘;时而悠长婉转,如溪流潺潺;时而欢快跳跃,如孩童嬉闹;时而温柔低回,如恋人私语。它唱着清晨的朝露,唱着午后的暖阳,唱着傍晚的霞光,唱着草原上一切美好的事物。

有人说,草原是沉默的,沉默得如同一位饱经沧桑的老者。可只要有百灵鸟在,草原便永远不会沉默。它的歌声,是草原的语言,是自然的絮语,是生

命的宣言。在这片土地上,万物都循着自然的节律生长,牛羊悠闲地啃食青草,时而低头,时而抬头张望,马蹄踏过草地,留下细碎的声音,溪水在不远处蜿蜒流淌,叮咚作响,与百灵鸟的歌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世间最动人的自然乐章。没有指挥,没有乐谱,却和谐得令人动容。

春日的草原,是百灵鸟歌声最繁盛的时节。冰雪消融,冻土复苏,枯黄了一冬的草地,渐渐透出嫩绿的新芽。风不再凛冽,转而变得温润柔和,拂过脸颊,带着微微的暖意。百灵鸟也结束了冬日的蛰伏,变得格外活跃。天刚蒙蒙亮,第一声鸟鸣便会响起,紧接着,第二声、第三声,越来越多的百灵鸟加入歌唱的行列,此起彼伏,遥相呼应,仿佛一场盛大的音乐会。它们在草丛间筑巢,用纤细的草茎、柔软的绒毛,搭建起简陋却温暖的家,在这片广袤的天地间,孕育新的生命。雌鸟安静地孵卵,雄鸟便终日在空中盘旋歌唱,那歌声里,有守护的坚定,有对新生的期盼,有对这片土地最深情的爱恋。

行走在春日的草原,脚下是松软的泥土与新生的青草,身旁是随风摇曳的野花,头顶是不绝于耳的鸟鸣。那一刻,人会不由自主地放慢脚步,甚至停下前行的步伐,只想静静聆听、静静感受。城市里的焦虑、浮躁、疲惫,在这歌声与绿意中,一点点消散。天地如此广阔,生命如此鲜活,个人的烦恼与忧愁,不过是沧海一粟,微不足道。百灵鸟不知疲倦地唱着,它唱给初生的青草,唱给归来的鸿雁,唱给游牧的牧人,唱给每一个心怀热爱的过客。它的歌声,没有功利,没有纷争,只有纯粹的快乐与自由,让人心生向往,也让人明白,生命最本真的美好,往往藏在这样不加修饰的自然之中。

夏日的草原,是绿意最浓郁的时节。草长莺飞,繁花遍野,阳光毫无保留地倾泻下来,给大地镀上一层耀眼的金光。此时的百灵鸟,歌声愈发欢快热烈。正午时分,阳光炽热,牛羊躲到树荫下或是溪水边休憩,唯有百灵鸟,依旧在高空放声歌唱。它似乎从不畏惧酷暑,也从不厌倦歌唱。它的歌声,穿透炎炎烈日,落在草地上,落在溪流中,落在牧人的蒙古包上。牧人骑着马,挥

舞着马鞭,赶着牛羊,嘹亮的牧歌与百灵鸟的歌声相互应和,在草原上空久久回荡。蒙古包旁,炊烟袅袅升起,奶茶的香气随风飘散,牛羊的低鸣,孩童的嬉笑,与鸟鸣交织,构成了一幅烟火气十足的草原画卷。

傍晚时分,夕阳西下,天空被染成绚烂的橘红与金黄。云朵被镀上一层耀眼的金边,草原也被暮色笼罩,褪去了白日的热烈,多了几分温柔与静谧。此时的百灵鸟,歌声渐渐变得轻柔,如同低声吟唱的摇篮曲。它们陆续飞回草丛,归巢歇息,可零星的鸟鸣,依旧在暮色中飘荡。晚霞铺满天空,草浪泛着暖黄的光,天地融为一体,宁静而壮阔。坐在草地上,看着落日沉入远方的地平线,听着渐渐稀疏却依旧动人的鸟鸣,心中满是平和与安宁。那一刻,时间仿佛静止,所有的喧嚣都被隔绝在外,只剩下自己与这片草原,与这声声鸟鸣,静静相伴。

秋日的草原,多了几分沉静与厚重。青草渐渐泛黄,绿色与金黄交织,呈现出另一种苍茫之美。风开始变得干爽,带着一丝凉意,吹过草原,卷起细碎的草屑。百灵鸟的歌声,也少了几分夏日的热烈,多了几分悠远与深沉。它们依旧在天空中飞翔歌唱,仿佛在即将到来的寒冬作别,也仿佛在为此片草原吟唱一首收获与沉淀的歌谣。秋日的草原,是丰盈的。牛羊养得膘肥体壮,牧人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草原用一整个春夏的滋养,回馈着相依相伴的生命。百灵鸟的歌声,在苍茫的天地间,显得格外清晰,带着一丝对生命的敬畏,也带着对来年的期许。

它们在秋风中练习飞翔,为即将到来的迁徙积蓄力量,可即便寒风渐起,它们也不曾放弃歌唱。歌声在金黄的草浪上回荡,与落叶的声响相伴,诉说着草原的坚韧与从容。秋日的草原,没有萧瑟与凄凉,反而因这声声鸟鸣,多了几分生机与希望。它告诉人们,生命即便面对凋零与更替,也依旧可以放声歌唱,依旧可以保持内心的明亮与自由。

冬日的草原,被白雪覆盖,一片银装素裹。天地间白茫茫一片,寂静得仿佛能听见雪落的声音。很多鸟儿早已南迁,躲避严寒,可总有一些百灵鸟,选择留在这片它们深爱的土地上。它们

在雪下的草丛间觅食,在寒风中振翅飞翔,即便天寒地冻,即便万物沉寂,它们依旧会发出清脆的鸣叫。那歌声,穿透皑皑白雪,刺破凛冽寒风,显得格外珍贵。它是冬日草原上唯一的灵动,是寂静天地间最动人的声响。

白雪覆盖不了草原的灵魂,寒风挡不住百灵鸟的歌声。草原在冰雪中沉睡,积蓄力量,等待来年的春暖花开,而百灵鸟的歌声,便是唤醒春天的号角。它守着这片草原,从寒冬到初春,从日暮到黎明,用歌声温暖着这片大地,也坚守着一份不离不弃的约定。

千百年来,草原依旧是那片草原,百灵鸟依旧是那群百灵鸟。它们不曾离开,不曾放弃,用代代相传的歌声,守护着这片辽阔的土地。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在草原上繁衍生息,他们听着百灵鸟的歌声长大,将歌声融入自己的生活,融入自己的歌谣。百灵鸟的歌声,是草原的图腾,是游牧人心中的吉祥,是自由、坚韧、乐观的象征。他们懂得,草原给予了一切,而百灵鸟,便是草原最忠诚的歌者。

在这片土地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万物各得其所。百灵鸟因草原而自由歌唱,草原因百灵鸟而生动鲜活。没有喧嚣,没有纷争,只有自然的节律,只有生命的共鸣。风继续吹,草继续长,百灵鸟继续唱,草原便永远有生机,永远有希望,永远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当你真正踏上这片草原,当你真正聆听过百灵鸟的歌声,你便会明白,世间最美的风景,从不是精心雕琢的景致,而是这样自然本真的辽阔与灵动;世间最美的声音,从不是华丽繁复的乐章,而是发自生命深处的、不加修饰的歌唱。百灵鸟唱响的草原,是自由的草原,是宁静的草原,是充满生命力的草原。它以最包容的姿态,接纳每一个生命,以最动人的歌声,抚慰每一颗心灵。

岁月流转,四季更迭,草原依旧辽阔,百灵鸟的歌声,永远在天地间回荡。那歌声,唱给草原,唱给岁月,唱给每一个向往自由与美好的灵魂,在时光长河中,永不落幕。

情怀絮语

葵花朵朵向阳开

□康有生

下午五点,夕阳把教学楼的影子拉得老长。校门口的杨树下,早已站满了人。

我站在接孩子的队伍里,目光像探照灯一样,死死盯着校门那扇伸缩门。风有点凉,吹得人缩脖子,但没人愿意往边上挪一步,都想抢占个视野最好的位置,好第一时间看到自家那个小身影。

这就是我们退休后的日常,像一株株向日葵,孩子在哪里,我们的目光和心就朝向哪里。

在这日复一日的等待里,日子看似重复,却总有那些细碎的美好,像撒在地上的阳光,暖得人心发烫。

记得上个周末,我带着朵朵去郊外踏青。城里待久了,孩子一到山野间就像脱缰的小马,撒着欢儿地跑。我们在一片向阳的坡地上歇脚,她突然蹲下身,眼睛瞪得溜圆,一动不动。我凑过去一看,原来是一队蚂蚁。那些小小的黑色生灵,正排着整齐的队伍,不知疲倦地往洞口搬运着什么。朵朵看得入了迷,小手轻轻拉着背包,掏出了一个不布袋子。那是早上出门时,她特意装的小米,说是要喂给山里的小鸟。

她小心翼翼地捏起几粒金黄的小米,轻轻撒在蚂蚁队伍的必经之路上。

奇迹发生了,原本忙碌的蚂蚁队伍瞬间骚动起来,它们围着那几粒金黄的米粒打转,触角不停地触碰。不一会儿,一只、两只、三只……越来越多的蚂蚁围了上来。它们齐心协力,有的推,有的拉,更多的是用头顶着,那一粒粒比它们身体还要大的小米,竟然真的被它们顶了起来,一步步,艰难却坚定地朝着洞口移动。

朵朵屏住呼吸,小脸蛋涨得通红,眼睛里闪烁着惊喜的光。她小声对我说:“外公,你看,它们像不像一群小搬运工?”

回家的路上,她一路都在念叨那些蚂蚁。当晚,她趴在书桌上写作业,写完后面神秘兮兮地递给我一张纸。标题是《黄色的移动》。

她写道:“今天我看到了一群蚂蚁,它们很小,但力气很

大。它们把黄色的小米搬回家,像移动的小太阳。它们很团结,很努力,我觉得它们很了不起。”

看到那稚嫩的笔触,我心里一阵柔软。这哪里是简单的郊游,这是大自然给孩子们上的最好的一课。那些小小的蚂蚁,教会了她观察,教会她思考,更在她心里种下了一颗关于生命与坚韧的种子。

还有画画的事,也让我记忆犹新。朵朵从小就喜欢涂涂画画,但总有些坐不住,画出来的东西也天马行空,没个章法。我这个外公,只觉得她画得开心就好。那天送她去画室,下课去接她时,她举着一张画蹦蹦跳跳地跑出来。

画上是只布老虎。橙黄的底色,黑色的条纹,额头上歪歪扭扭却神气十足的“王”字,还有一双圆溜溜、透着机灵的大眼睛。色彩搭配得热烈又和谐,线

小说阅读

花开琉璃色

□刘朝侠

读了一天书,头有点沉,傍晚出去散步。

昨天含苞待放的花,一天时光突然怒放,让人又是欢喜,又是惊奇。

夕阳中粉色的桃花染上了橘红,像一盏盏小橘灯。一个女孩折了一枝桃花,拿在手里是一种颜色,对着天光看,又是一种颜色,映着夕阳看,花成了透明的。夕阳透过花瓣照在女孩脸上,稚嫩的脸颊像花一样娇艳。女孩被这夕阳下的花色感动了,在花树下跳跃着,兴奋地摇动树干。满树桃花闪烁晃动,像一树摇曳的灯笼。这一下不要紧,招引来几个同龄的孩子——孩子们在花影中跑来跑去,煞是好看,分不清哪是花,哪是孩子。

暮色渐浓,窗内亮起灯光。树枝和花从间闪烁着灯光的窗口,透露出温暖而诱人的气息。两只归巢的喜鹊引开了我的视线,枝丫间黑色的鸟巢在蓝天的映衬下,给人以野性、诗意的美。

踱步东园,抬头东望,硕大的圆月就在眼前,月亮上的环形山隐约可见。身边走过的人也在感叹:“又到十五了!”

东园林木繁密,透过浑圆抑或尖峭的树梢看月亮,像东山魁夷的画,有一种静穆的美。稍走几步,圆月移到高高的树杈间,让我想起儿时用树枝做的弹弓发射胶泥团成的弹丸的情境。

走着走着,天黑了。视线黯淡下来,花的香气渐渐浓郁起来。呼吸着清新的花香散步,让人想到郁达夫的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不同的是,郁达夫小说中充满了荷尔蒙气息的沉醉,此时我体会到的是无上清凉。

悠然散步,呼吸着花的清香,时不时观赏天空和月亮。月亮随着升高,由金色变为银色。墨蓝的夜空没有一丝云,像深邃无底的大海。

欢腾的那达慕

□乔明

我来自草原,
你来自江南,
我们从四面八方相约而来。
骏马在驰骋,
美酒多飘香,
那达慕盛会上展风采。
那达慕,那达慕,
丰收的那达慕,
那达慕盛会上展风采。

你来自城市,
我来自乡村,
我们从四面八方欢聚而来,
弓箭现英姿,
搏击传豪迈,
歌唱团结奋斗新时代。
那达慕,那达慕,
欢腾的那达慕,
歌唱团结奋斗新时代。

红山之歌

□薛瑞

你有美丽动人的传说
王母女儿胭脂把你浸染
九华山峰巍然耸立
朝霞夕晖映照冲天
啊!红山
你是神奇之山
你是我梦中的仙子
你是我魂牵的家园

你有悠久灿烂的文化
中华文明之火在这里点燃
玉龙腾跃俊逸威武
龙之故乡美名流传
啊!红山
你是智慧之山
你是我梦中的仙子
你是我魂牵的家园

诗星空

这种美用莫泊桑小说《月色》中的话描写最为恰当——“这片空明夜色壮丽的美景”。小说中写到的“远处,一大行白杨树随着小溪的波折向前蜿蜒地伸长着。一层薄雾,一层被月光穿过的,被月光染上银色并且使之发光的白色水蒸气在河岸上和周围浮着不动,用一层轻而透明的棉絮样的东西盖住了溪水的回流。”与眼前的景色也极为相似。

深蓝色夜空和金黄色连翘花丛之间亮着灯光的鲜奶站,散发出诱人的乳香。美术馆月白色的墙面和天空的普鲁士蓝形成的画面犹如马克·罗斯科的抽象画。由于树影的投射和灯光的变幻,可以说,比马克·罗斯科的抽象画还要美。圆月移至柳树勾勒出眼睛形状的枝条间——黑色的树枝、鹅黄的柳叶、银色的圆月、银月亮亮的蓝天,就像萨尔瓦多·达利超现实主义画作的眼睛。由松柏、杨树、榆树、柳树、蒙古栎、李子树、桃树、丁香和灌木构成的树林,部分区域地灯照亮树根——幽蓝、粉绿、暖黄的灯光在树林深处神秘闪烁,让人想到童话中的森林。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似乎就藏在林子里。

返程途中遇到两树不同颜色的桃花,一树粉白,一树淡绿,在夜色中分外醒目。走进花丛,路灯照在盛开的桃花上,逆光观赏,桃花晶莹剔透,呈现出温润的琉璃色,花中有香,花中有光,这样的花似乎有了灵魂。

在这有花、有月的夜晚散步——花开琉璃色,人在春风里,万物用千娇百媚俯吻着大地,世界的丰盛,远超出能言的范围,你仿佛融化在万物中,万物与你合而为一。这时天人合一不再是一种观念和思想,而是真正的体验。此刻心灵之眼慢慢张开,美和智慧同时升起。

眷恋

□那木拉

从浩瀚的远古而来
掠过高山与漠海
一路狂奔
似风驰电掣
一声长嘶
如龙吟虎啸
穿越茫茫高原

你们初心不改
风雨兼程
让自己最原始的轮廓
若闪电划过苍穹一样灼目
用卓然不群的誓言
诉说对芬芳草原的情怀
你们用亘古不变的天性
追逐宿命的尊严
壮美伟岸的生命
在草原飒飒的金风里
一往无前

蹄声阵阵
震动草地
花瓣翻舞
零落成泥
如泣如诉的眷恋
足以氤氲开满黄花的草原

春季的长调

□王志勇

早春,长调还有些寒冷
冷得有点颤抖
就像枯黄的草微微点头
根基里却长出了绿的嫩芽

马背上的人,喜欢在
走马中放喉,叫停流动的云

一只试飞的金雕
惊奇地望着广袤的大地
野兔躲藏在草中,融为一体

解冻的河水,缓缓流动
不露一丝声息



鹤舞花间

李昊天 摄